

2007 國光／NSO新編京劇

快雪時晴

施如芳 編劇

2007年9月

序場

(史詩劇氣魄的主題音樂出。)

(大地之母上，以身段逶迤出一長卷意象，讓張容走上。)

大地之母：(唱) 飄飄何所似？
或沈重，或輕盈，
飛入大化中，
形骸落盡見從容。

(眾文人上，以自己的姿態舉杯、飲酒。)

O S：(歌隊唱) 縱然弱水有三千，
只得一瓢飲，
勸進，勸進，
也只得一瓢飲。

(張容入座，與眾文友互動。)

(大地之母與歌隊相和唱，連結下一場)

大地之母：(唱) 酣飲淺酌且自品，
沈吟，沈吟，
看千帆過盡，
水月何曾有虧盈？

(眾文人上，以自己的姿態舉杯、飲酒。)

第一場

字幕：西元四世紀／東晉

山陰·張家庭園

(書僮烹茶，張容為袁氏、庾氏斟茶，蕭氏在一旁把玩地上未融盡的雪。)

庾 氏：果然好茶。

蕭 氏：(吟) 風入松，看煮松上雪。

袁 氏：呀，這時節若在北方，早就冰天雪地，連月不化了。

張 容：當年北方大亂，我等隨父執輩渡江而來之時，都還只是垂髫小兒。

庾 氏：如今，鄉音未改，卻個個白了少年頭。

張 容：歲月不饒人哪。

袁 氏：(有感而發) 江南士族根深蒂固，土親人親，我等南遷都快五十

年了，卻還被稱作「僑姓」。

眾文友：(喟嘆) 可不是嗎？

張容：江南雖好，終是半壁江山，還是落葉歸根的好。

庾氏：只怕是歸不得也！

張容：(不以為然) 噯，倘若終老在此，豈不愧對先人與北國鄉親？

袁氏：(打圓場) 啊呀呀！張侯明日即將率王師北征，此時壯心激盪，哪有心情品味這雪煮清茗呢？

蕭氏：呃，不錯，今日理當飲杯得勝酒哇！

張容：著哇，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書僮，換酒上來！

書僮：是。

(書僮下。)

袁氏：今日聚會實屬難得，當可比得今年暮春之初，會稽太守王羲之在蘭亭邀集的那一場修禊盛會——

蕭氏：(隨口誦)「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神往狀) 當日王逸少乘著酒興，即席寫就那天機渾然的〈蘭亭集序〉，我等之中——

庾氏：便只有張侯你——躬逢其盛呀。

張容：怎麼，你道逸少〈蘭亭集序〉天機渾然？

蕭氏：是啊，行雲流水。

張容：唉，什麼行雲流水、天機渾然！變了！逸少他，變了！

眾文友：(驚詫) 啊？

袁氏：是字變了？還是人變了？

張容：字如其人，人如其字，全變了呀！想我兩家原是世交，三代淵源，親如手足。當年兩家避亂南遷，一路顛沛，我二人的父親帶兵北征，一去不回，而王家遠在北方的祖墳，又慘遭兵禍毀壞，那時逸少將滿腔悲憤發為〈喪亂帖〉——

張容：(吟唱首句)「喪亂之極、追惟酷甚、痛貫心肝……」

眾文友：(一同接吟) 臨紙感哽、不知所言、痛當奈何奈何！」

張容：(唱) 鐵劃銀鉤、飽蘸著、淚與血，
家國思、俱蘊在、點捺挑撇。
字如人、人如字、壯懷激烈，
觀其書、同聲哭、慘痛摧絕。
卻為何、蘭亭序、筆鋒一轉、逸興愜，

偏說些、天朗氣清、惠風和諧。

庾 氏：我想〈蘭亭集序〉不過是逸少一時見景抒情的神來之筆吧！

蕭 氏：是啊！你們看，入冬後的第一枝梅，在張侯家應景而開了，我們也來吟詠一番！

（音樂聲中，文友們引張容賞景。）

（彤雲上，把玩手上的書帖。）

彤 雲：（唸）雪霽天地寬，書帖來送暖。爹爹登程之前接到此帖，必如獲至寶。（見書僮上，急攔下他）書僮。

書 僮：小姐。

彤 雲：我來就好。

（悄聲叮嚀書僮去拿戰袍，彤雲捧酒盤入園中，書僮下。）

彤 雲：彤雲給爹爹請安，見過諸位世伯。

眾文友：是彤雲賢姪女。

張 容：哦，怎麼是彤雲呢？莫非有什麼急事嗎？

彤 雲：爹，女兒家能急什麼呢？

庾 氏：急得急得，張侯別時時以國事為念，誤了掌上明珠的佳期呀。

彤 雲：（嬌羞）世伯說笑了。對了，爹，方才逸少世伯命人送來書帖一封呢。

（眾文友議論紛紛，張容強壓抑著內心激動。）

張 容：喔，逸少來信。

庾 氏：說逸少，逸少書帖就到。

蕭 氏：果真是莫逆之交，心有靈犀。

庾 氏：吾輩得獲王羲之墨寶者，能有幾人？張侯，你與逸少的情誼真是非比尋常。

袁 氏：想必是祝張侯旗開得勝！

蕭、庾：是啊是啊！

彤 雲：（呈上帖）爹，書帖在此。

蕭 氏：久仰王書「飄如浮雲，矯若驚龍」，今日竟能在此巧遇，但不知能否先睹為快？

（眾人殷切望向張容。）

張 容：來來來，我們大家同拆同觀。

（說到同拆時，張容把信封攤給大家看，自己並沒有注意信封上的字）

袁 氏：逸少快馬傳書，想是來祝賀張侯旗開得勝的。

張容：(讀信)「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羲之頓首。」

(眾文友迫不及待地捧帖觀覽，讚嘆、羨慕不已。)

眾人：圓筆藏鋒，氣定神閒，好字、好字，妙哉。

袁氏：這帖想必是你們張家的傳家之寶了。

張容：哼！只不過寥寥數語，言不及義。

眾文友：(意外、不解)呀！

張容：說什麼快雪時晴！？

(唱)我這裡家國之思正澎湃，
遙想北雪勁且哀；
他那裡、竟這般、悠然自在，
說什麼、喜見晴空、掃陰霾。
難道說、藏機鋒、意在言外？
必有深意待解開。

袁氏：(唱)一場驟雪、勾動了、心中罣礙。

張容：(唱)一樣驟雪、卻為何、兩樣情懷？

(張容拿起桌上的信封，一字一字慢慢讀出上面的字。)

張容：山陰張侯？(不敢置信)山陰張侯、山陰張侯！這個王逸少，他，他竟稱我山陰張侯！我張氏家譜寫得明明白白，張氏來自江北清河，這山陰，只是寄寓之所！逸少親筆，竟不稱我清河張容，反道山陰張侯！

庾氏：莫不是寫錯了？

蕭氏：一定是寫錯了。張侯出兵在即，還當以國事為重啊。來來來我們大家敬張侯一杯，祝張侯此去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張容：我大軍此去，必當勢如破竹，這一杯得勝酒，回來再飲不遲啊。

眾文友：張侯豪語，天地為鑑！

張容(唱)：

我兩家三代世交情誼深
同受顛沛、同往南奔。
曾約定、靖胡虜、同返鄉井
祖墳前、獻一篇、流離心情。
為什麼、鄉音未改、初衷改
罷！
凱旋歸、定要與他、長夜談心。

彤雲：(依依不捨) 爹！

張容：彤雲，爹會快去快回，莫以我為念。

彤雲：是！啊爹爹，戰袍已然縫製好了，待女兒為爹爹披上。

(離別音樂聲起，彤雲與眾文友象徵性地為張容披上戰袍。)

(大地之母上)

大地之母：(唱) 讀書識字，

盡信人間有不朽，

生年不滿百，

奈何常懷千歲憂。

感時憂國、念天地之悠悠，

此去路漫漫、可堪回首？

(音樂作戲，舞台上轉出烽火一片。)

(張容率軍征伐，眾兵士相繼倒地。)

(張容慢動作掙扎倒地。)

○ S：(男中音吟唱) 天蒼蒼、野茫茫，國有殤。

葬我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故鄉不得見兮，憂思難忘！

○ S：(歌隊吟) 山陰張侯，魂兮歸來！

(倒地的張容彷彿聽見王羲之的呼喚聲，緩緩睜開雙眼，拄劍披髮立起。)

張容：逸少何在？〈快雪時晴帖〉何在？我乃清…河…張…容…

(唱) 山陰啊山陰，喚起了——

○ S：(歌隊接唱) 情之所繫，

喚起了安不住的魂靈。

張容：(接唱) 只為尋帖正名分，

○ S：(歌隊接唱) 卸下了皮囊，

古往今來、出入有門。

漫溯游、歷史水鏡，

古今相照映，

孰是孰非、誰能說分明？

(張容卸下戰袍，尋下。)

字幕：只問，逃不逃得到下一個太平年

○ S：(兩軍)殺！殺！殺！

(舞台上倒地的士兵忽又生龍活虎的立起廝殺，狼國、虎國兩國旗隊，滿場翻飛，似是另一個朝代的又一場戰爭。)

(兩國國主上，居高臨下。)

○ S：(歌隊唱)壁壘分明、都只為江山多嬌！

(狼國、虎國將士作聲鼓噪。)

兩國主：(張揚聲勢)哈！哈！哈！殺！

○ S：(歌隊唱)爭霸業，從來只看今朝。

裘平：裘平啟稟國主，虎軍潰敗，竄回山寨。

狼國主：哼！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今日不剿平虎穴，就是我狼國葬身之地，裘平，直搗虎穴者！

眾將士：我主萬歲！

(裘平與軍隊繼續廝殺，又一堆士兵倒下。旗隊四散奔逃下，其後跟隨而來的難民潮，竟是穿著民初的服裝，包括趙長榮、高曼青夫婦，抱著一個嬰兒。)

趙長榮：曼青，高曼青——

高曼青：長榮，我在這兒。

(長榮找到曼青，二人相擁同行。)

○ S：(歌隊唱)霸主刀才出鞘，天翻地轉、風蕭蕭。

跋山涉水、前路縹緲，

心中種下了悽悽惶惶的根苗。

趙長榮：(唱)亂世裡、身如轉蓬、誰情願？

高曼青：(唱)歸期難問，但只問、能否逃得到、

下一個太平年？

(趙、高二人下。音樂聲中，大地之母上，巡迴場上，輕輕撫過一個一個伏屍。張容的魂魄，跟隨大地之母上、下。)

(姜成章從地上的伏屍堆裡爬起，脫下古裝。)

姜成章：抗戰結束了，我們贏了？我們輸了？我也不知道！原以為從此天下太平了，沒過多久又要躲警報過日子。軍隊要秘密撤退，他們一路撤退一路抓兵。當時我正在縣城讀初一，放學背起書包，沿著新建的軍用馬路走回家，就在離家一華里的路邊，我跟同學三個人被他們抓了，我假裝受傷倒在地上，他們給了我

兩記槍托槍口著我，我馬上就爬起來跟著他們走，他們給了我一切的裝備，我被編入十九軍十八師。我才想起來我還沒跟娘說……娘，我回不了家了……您要吃好、睡好……您…等我回家，給您拜年、叩頭。

（炮火聲交錯著驚濤拍岸的聲響。）

（音樂轉場。）

第二場

字幕：西元十世紀／後梁
長安·昭陵

張容：（內唱）耳邊廂、依舊是、戰鼓響亮，
（張容魂魄上）

（接唱）似刑天、舞干戚、威風凜凜、
卻不知身在何方。
卸戰袍、忍悲淚、飄飄蕩蕩，
為尋那、故友書帖、穿梭奔忙。
一念執著難輕放，
幾許心事添徬徨。
我只得上天入地來尋訪，
撥開迷霧、好歸泉鄉。

（張容下，耀州節度史溫韜帶兵士提著燈上。）

溫韜：當官不怕官小，只怕沒管到寶。我，耀州節度史溫韜，在邊陲地帶熬了幾年地方官，好容易擠進了京師，總算踩到這天子腳下。我得趁這難得的機會，白天在活人堆裡海撈一票，到了晚上趁著月黑風高，再往死人堆裡把金來淘。伙計們，一寸光陰一寸金，別磨蹭，快點帶路。

兵士們：要是有人問呢？

溫韜：這是老爺自己的管區，晚上加班巡查，還怕人問嗎？再說，這地方有「人」嗎？

（忽地一陣陰風，張容魂上。）

兵士們：（兵士緊張，摸索時互撞）唉喲！見鬼了！

溫韜：怕鬼的不盜墓，盜墓的不怕鬼來拉警報。這兒不就是鬼的老窩

嗎？別害怕，鬼又不會跟咱們搶東西。

（張容無意間手一揮，溫韜手中燈火熄滅，引起士兵一陣騷動，七手八腳再把燈點亮。）

溫韜：好了好了，別怕暗，暗才好，暗點兒別人看不到，咱們心眼兒亮，搶先一著，看得見別人看不到的好東西。

兵士們：這兒不是沒人嗎？

溫韜：我說的是咱們同行，盜墓這行業越來越興旺，沒有一點學問怎麼跟人家競爭？老爺我可是下了功夫蒐足了資料，專為考古文物而來，俺為的就是那東晉王羲之！

張容：（驚呼）逸少！

溫韜：俺盜墓的同行前輩找了快一百年了，沒人能找著一道縫，三天前竟讓老子破解了這「達文西密碼」，摸著了門路，原來這唐太宗的昭陵竟是以山為陵，深掘地宮，入口就在這彎彎曲曲的棧道邊兒——

（溫韜和現場兵士指指點點，張容順著他們指的方向看，訝異於這富麗堂皇的帝王塚。）

張容：唐太宗？（唱）事君王、生前身後皆隆重。

昭陵裡、何方神聖唐太宗？

（溫韜帶領士兵進入昭陵，與張容錯身，感覺到一陣陰風）

溫韜：（心虛膜拜）唐太宗呀老祖宗，不是我不讓您入土為安，是您自己讓昭陵奇貨可居，怨不得溫韜啊。

張容：哦？

溫韜：誰叫您指名要把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拿來陪您睡覺！

張容：（大驚）〈蘭亭集序〉？！

溫韜：（半唸半唱小調式的活潑輕快曲子）

唐朝寫字的大家可不少，

您卻只認一個東晉的王逸少，

全國王書俱搜到，

就是那私家書信、也有人送進皇宮投君所好。

張容：有這等事！唐太宗既然對逸少書帖如此珍愛，我的〈快雪時晴帖〉想必也被他仗勢搶來。（對自己說）快些找來，（對溫韜和士兵）你們還不快些找來。（溫韜也對士兵說同樣的話）

（張容轉身也忙著找了起來。）

兵士甲：老爺，小的不大明白，您要這墨寶做什麼？

溫 韜：ㄟ，賣個好價錢，下半輩子不愁吃穿。

兵士甲：賣錢？您拿著王羲之真跡去賣，豈不是告訴人家您就是盜墓者？

溫 韜：我，我這是在做文化事業啊！

兵士甲：文化事業？老爺您想太多了吧！

溫 韜：你想啊，今日老爺若不成功，從今以後〈蘭亭集序〉只有摹本傳世啦。

張 容：啊？摹本？什麼叫做摹本？

溫 韜：市面上的摹本雖然是造假，但幾可亂真、分毫不差。如果沒有真跡傳世，將來假的可就取代真的了。今日裡俺盜取真跡、重見天日，大家說不定還感激我呢，這就叫做盜亦有道。

兵士甲：依我看啊，墨寶的真假不重要，那些閃閃發亮的金銀珠寶才是真的寶啊！

溫 韜：唉呀你們真是俗不可耐呀，走走走，往下找。

兵士們：（耳語）咱們偏找亮的、硬的、會發光的……

（溫韜和兵士們下。）

張 容：真乃荒唐之至！摹本混充於世，真跡又奇貨可居，我和逸少的情誼，豈是可以複製重現、待價而沽的呀！

（唱）豈不知、筆勢墨色、具情性，

形似豈可來亂真？

王逸少、手起筆落、心相應，

私密心事付知音。

貼心話語未道盡，

也是我、辜負了、水墨有靈。

這一路、穿越幽冥、行過死蔭，

尋著那、快雪時情、問分明。

（音樂轉場。）

字幕：誰說，撒什麼種子就收什麼莊稼

（一古一今兩個母親，中間共置一個搖籃。張容於轉場時行過裘母

面前，駐足尋覓，然後離開。裘母區燈亮，裘母焚香祭祖，合十膜拜。)

裘母：(唱) 炊煙升起成了家，
欣喜懷上兩個娃。
牙牙學語把爹娘逗耍，
咱家的田、栽得兩好瓜。
總以為、老老實實、做牛做馬，
撒什麼種子、就收什麼莊稼。
誰知他、各懷壯志離家下，
只剩俺、孤伶伶、望斷天涯。
捻炷馨香把祭酒灑，
願先祖保佑、平平安安早回家。

(裘母區燈暗，高曼青區燈亮，懷抱著嬰兒。)

(音樂轉出現代情境。)

高曼青：長榮帶著我和天恩，一路退、一路逃，家當丟得只剩下這口箱子，好不容易平安，長榮接到上級的命令，要他趕回前線的戰場，長榮明明知道這場仗是輸定了，可是軍令如山！…我要求要跟著回去、生死同行，他要我帶著孩子，好好把孩子養大，在這海天一角給趙家留個後……說完就在我眼前一步一步的走了，路上他不停的來信，信裡說，他想家、想孩子、想我…還說再些時間應該就可以回來了，沒過多久信就斷了…然後我收到長榮的陣亡令，上面寫著追封的官階、立了多少功勳、和他陣亡的地點……

(唱) 烽火連天、誰為主宰？
離鄉背井、誰把路開？
再回首、竟已是相隔天外，
怎禁得、沉甸甸離恨愁懷。

(音樂聲起。兩區燈同時亮，高曼青再抱起嬰兒慈愛地搖啊搖。

裘母搖著搖籃，二人同唱。)

裘母、高曼青：(同唱小曲) 娘心一畝田，
掘得鬆又軟，
種桃種李隨兒願，
童言童語蜜樣甜。
說要娘親永康健…永康健…

(音樂持續，歌聲漸小，燈漸暗。)

第三場

字幕：十二世紀／南宋
秦淮河上

(船上燈火亮起，如夢似幻地。)

(李三娘與侍女們在船上熱情地接待客人。客人有沈爺、孫公子、安公子、富爺、神秘客。侍女殷勤穿梭。)

眾侍女：(唱)三更畫舫穿藕花，
煙籠寒水月籠紗。
晚風吹得遊人醉，
秦淮河上處處家。

李三娘：(寒暄)沈爺，多久沒上三娘的船了，聽說您瓷窯的生意做到皇宮裡去是嗎？真行啊！(忽見孫公子)哟！孫公子這兒還沒上酒呢，失禮失禮，(向侍女)給孫公子上酒啊！(見到富爺)富爺，您今兒個可得再畫些什麼給咱們開眼哪！來來來，給富爺準備文房四寶。(忽見安公子暈船)安公子你不舒服啊？

安公子：我實實坐不安穩…

(李三娘安撫暈船的安公子，述說秦淮河的傳奇。)

李三娘：再多坐一會兒，就安穩啦。唉，這不過是尋常的船兒罷了，第一次上船的客人卻總是消受不起，因為您這會兒可是在經歷過六朝繁華的秦淮河上啊！

(唱)六朝金粉舖其上，
月兒明明滅滅在河中央，
不遠處、便是朱雀橋和烏衣巷。

(張容上，因重遊舊地而激動。)

張容：(唱)重來故地、多少激越與感傷。
這裡、這裡—
(唱)古與今、相疊映、悠悠盪盪，
與逸少、曾在此、感慨興亡，
水月依稀舊時樣，

今夕何年、四顧茫茫。

哎！眼前之人一派從容悠閒，這應是個太平盛世了。

（已有醉意的富爺突然拍桌站了起來。）

富 爺：這是什麼太平盛世！

眾侍女：（驚嚇）哎呀！

李三娘：富爺，怎麼啦？

沈 爺：哼哼！他可不減當年翰林院大畫師的威風啊。

孫公子：哎呀，若不是胡人犯境，宋王室倉皇南渡，富爺如今還在北方汴京的御花園裡畫畫呢。

張 容：（比南劃北，試著釐清）南方？北方？

李三娘：可不是嗎！

（富爺旁若無人地揮毫作畫，口中念念有詞。）

富 爺：（吟）喪亂之極，追惟酷甚，痛貫心肝——

張 容：啊！這不是逸少的喪亂之嘆嗎？

李三娘：哎喲喲，都這麼多年了，當今的大宋天子已經在江南大起宮殿，咱們小老百姓還能怎麼痛貫心肝呀？

張 容：哦，原來這個「宋」也是個南朝！

（張容看富氏作畫，還為他磨墨。）

（李三娘忍不住插手富爺的畫，並同時為富爺、張容解心結。）

李三娘：富爺，您畫山畫水，不如就畫這秦淮河上金粉繁華的昇平景象如何？

富 爺：唉！難、難、難哪！

（唱）遙望那、半壁江山、空悲切，
丹青手、一片傷心、也難寫。

張 容：（唱）我金戈鐵馬、未能將胡虜滅，
你一管筆、怎劃開南朝的盤根錯結？

李三娘：富爺，您幹麼老畫乾澀澀的疊疊大山呀？

（唱）美江南、滿眼是山明水媚，
你妙筆該為山點睛、為水畫眉。

富 爺：（唱）可比我、前朝臣、客心憔悴，
江南再美、亦不過殘山剩水。

張 容：（唱）江南再美、終也是黍離禾悲。

李三娘：（唱）說什麼、美江南、殘山剩水，
又何必、志消沈、客心憔悴，

千里有緣來相會，
有情天地、大有可為。

張容：(唱)有情天地、無所依歸。

紅芸：(內白)賣紅菱！賣紅菱！

(紅芸划著小舟上。)

侍女：三娘妳看，是紅芸的小船。

張容：紅芸？！

李三娘：(鬆一口氣)吁，她總算出現了。

紅芸：(唱)小舟迎對風瑟瑟，
為生計顧不得風雨摧折。

張容：(唱)萍水相逢、我為何鼻酸眼兒熱？

李三娘：(唱)憐孤女、形影單薄、身世坎坷。

(白)紅芸這姑娘說來命苦哪，自幼父母雙亡，原本就指望早日嫁到柳家，結果你看，那個柳郎成親前夕就去北方打胡人了，其實，皇上根本沒打算打回去的！

眾人：(噤聲，左右觀瞧)噓！

李三娘：哼，最後北伐軍不就樹倒猢猻散了嗎？我看那個柳郎八成是有去無回了。

張容：(忽想起女兒彤雲)哎呀！我那雲兒——

李三娘：我們好些時候都沒在河上遇見她，還真有一點兒擔心呢，這會兒放心啦，哎！日子難過也得過下去呀。

紅芸：(唱)無親可依身遭厄，

張容：(唱)我拋下雲兒、作了撲火的飛蛾。

紅芸：(同白)柳郎柳郎！

張容：(同白)我的彤雲女兒啊！

張容：(唱)一家離散、再無天倫樂，

紅芸：(唱)姻緣夢碎、陰陽兩相隔。

(忽見滿船紅菱，振作)噯！柳郎一定會回來的呀，我們還要一同栽種菱角，共度生涯呢。

(紅芸繼續叫賣紅菱，划舟下。)

李三娘：(為客人斟酒)來來來，再喝再喝啊！

(眾人飲酒嬉鬧，都有醉意了。)

李三娘：(對富爺說)富爺，您看人家小姑娘都打起精神活著，您可別再失魂落魄了！何況，慢說皇上想留在江南，就算有一天，皇

上回汴京坐金殿了，又如何呢？

(唱) 江北江南、皇上都姓趙，
升貶由他、你們照常趕科考，
窯盜燒得精、自然生財有道。

眾侍女：(唱) 日落月升、我們載歌載舞來弄潮。

李三娘：(唱) 三娘情義不多有，
今宵不醉不罷休，
英雄淚、就有勞紅巾翠袖，
春去春回、絕地還有新芽抽。

張 容：(唱) 江南遊呀江南遊，
悲也悠悠、歡也悠悠。

孫公子：李三娘，妳這船最遠到過哪兒？

李三娘：最遠到過哪兒呀？我們送過一位客人回山陰。

張 容：山陰！

孫公子：(順口誦)「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
蘭亭」——

安公子：可惜呀，那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已被唐太宗帶進墳墓裡去了。

張 容：(欲言又止) 這？

富 爺：(醉言醉語) 王羲之，你們說王羲之呀，我在翰林畫院裡看過
他的墨寶，什麼「快雪時晴……」

張 容：(接唸，咀嚼品味其中含義)「……、佳。想安善，未果為結，
力不次，王羲之頓首。」

富 爺：胡人攻入汴京時，搶走翰林畫院內無數的書畫，最後，還放火
燒了三天三夜！

張 容：哎呀！

安公子：豈不可惜了「書聖」的墨寶啊！

富 爺：他們若懂得欣賞「書聖」王羲之鳳舞龍騰、神逸氣定之墨寶，
怎會放火？

張 容：哦！逸少倒成「書聖」了。

李三娘：王羲之那一手洋洋灑灑的字，胡人不懂，我們老百姓也未必認
得出幾個，可山陰村的人，千百年來都記得王羲之這個父母
官——

(唱小曲) 山陰村、飄墨香，
曲水流觴不能忘。

咱和書聖攀老鄉，
他是百家姓裡的王中王。

孫公子：李三娘，這小曲兒？

李三娘：我從山陰村聽來的，那些種麻採桑的村民都朗朗上口呢。你們猜得到，那位從京城上了我李三娘的船、說要回山陰的客人，他是誰嗎？

眾人：是誰呀？

李三娘：（得意炫耀）他可是王羲之的第二十三代孫呢。

（船上一直未發言的神秘客忽地脫下斗笠，即是王伍思，正在悠閒的啜茶。情境隨即轉入李三娘的倒敘中）

張容：怎麼？逸少的第二十三代孫！（打量王伍思）他是王逸少的第二十三代孫！

李三娘：王大人，山陰村不一會兒就到了。

王伍思：李三娘，王某如今已是平民之身，休再喊我王大人了。

李三娘：人人爭做京官，偏您辭了這個官，要歸隱到山陰村去。

王伍思：鐘鼎山林，人各有志呀。

（王伍思起身，走到船舷邊看岸邊田園風光，李三娘隨其後。）

李三娘：（唱）沿河岸、聽得蛙聲一片，

王伍思：（唱）稻花香裏說豐年。

此中有真意，
欲辯已忘言。

李三娘，妳可知眼前這片豐饒的穀倉之地，東晉時曾經遭遇一場苦旱，當時，這兒的父母官會稽太守，正是我的先人王羲之。

李三娘：呀，王羲之當太守啊！

王伍思：那時節東晉的大軍正準備出兵北征，主帥張侯還是他的多年知交呢！——

（以下張容接唱，場面上，王伍思繼續對李三娘言講。）

張容：（唱）往事歷歷猶在目，

俺秣馬厲兵、待赴征途，

他言道、天下事急不過百姓饑苦，

論知交、未能同心、意躊躇。

李三娘：哦？那張侯後來……

王伍思：唉！（唱）出師未捷成白骨，

身陷黃沙染血污。

O S：(歌隊吟) 山陰張侯，魂兮歸來！

張容：(循聲尋覓) 逸少——逸少——

李三娘：喔，是這樣啊。

王伍思：(遙望) ㄟ，快到了呀！

李三娘：(疑惑) 是嗎？

王伍思：妳看，沿岸綠竹蒼蒼，我們山陰村快到了。

李三娘：山陰村產竹子？

王伍思：不是喔，是俺二代祖王徽之言道：「何可一日無此君」，從此村中之人都喜種竹。離開山陰之時，俺還親手種植一株呢，不知今日長得怎麼樣了？

(王伍思下船。耳畔傳來岸邊孩童唱的小曲)

O S：(歌隊吟) 山陰村、飄墨香，
曲水流觴不能忘。
咱和書聖攀老鄉，
他是百家姓裡的王中王。

李三娘：山陰真是個好地方，難怪您要歸隱至此呢！

王伍思：(安閒自語) 雲蒸霞蔚，鳥語花香，鵝兒閒適泛游，孩童無憂嬉戲；今天我能回山陰這個家，全因為我的先人王羲之以自己為第一代祖，在江南重修家譜啊！

張容：什麼？(咀嚼)「快雪時情、佳想安善……山陰張侯」，哎呀！原來是逸少邀我一同終老江南啊！

(音樂聲起，畫舫繼續燈紅酒綠，紅芸小舟穿梭其中。大地之母上。)

大地之母：(唱) 兒孫不作風中絮，
他鄉日久成故居。
心有所屬、情有所繫，
瓜瓞綿綿、不再流離。

—中場休息—

字幕：落得白茫茫一片，完好無瑕

（高曼青獨白接唱，唱詞義正辭嚴，由音樂洩露其荒謬諷刺。）

高曼青：小時候到過我家玩的同學，都聽過我父親的口頭禪：『你們要救國啊！』他說得語重心長，我們聽得一頭霧水，私下偷偷笑他，救什麼國？為什麼要救國啊？後來我才知道，當年，我那從年紀輕輕就守寡的祖母，為了讓家裡的男丁不必被徵召入伍，花了很多錢，可是，父親一從學校畢業，就懷著滿腔報國的理想，頭也不回的到前線打仗去了……

長榮我多希望你
不回前線去，
陪著我，陪著孩子，陪著這個家

高曼青：（唱）戰鼓動地起，
歷史大戲正開演，
燃燒青春的火燄，
滿懷理想不空談，
子彈上膛赴國難，
好一個義薄雲天！

（音樂轉換出風雲變色的情境。）

（狼國、虎國兩軍壁壘分明的旗幟飛揚著。）

（裘平、裘安互相在敵國陣營裡發現了對方）

裘平：裘安！

裘安：大哥！

（兩人正想交談，卻被兩軍喊殺的士兵沖散）

兩國主：殺！殺！殺！

（裘母慢慢地走過舞台。）

（裘平、裘安身不由己地捲入旗陣。）

裘平：效忠國主，奮勇當先！

裘安：誓守江山，勿枉勿縱！

（廝殺間，裘平遭裘安刺中要害，倒地呻吟，裘安丟下武器，跪地痛哭。）

裘安：大哥！

（裘平氣絕，裘安悲傷伏地。）

裘母：（唱）總以為、老老實實、做牛做馬，
撒什麼種子、就收什麼莊稼。

誰知他、各懷壯志離家下，
只剩俺、孤伶伶、望斷天涯。

(兩國主被簇擁著上，兩國士兵旗牌上寫著「停戰」、「和解」，虎國、狼國國主握手言和，裘安無奈地看著這個場面。)

裘 母：(唱) 捻炷馨香把祭酒灑，
願先祖保佑、平平安安早回家。

(雪開始落下，音樂聲起。裘母無助地望向天空。)

裘 母：雪越下越大了！

○ S：(歌隊唱) 落得白茫茫一片，
天地完好無瑕！

(音樂轉場中，交疊兩種聲響。)

○ S：(眾朝臣) 吾皇萬歲萬萬歲！

○ S：(歌隊吟) 山陰張侯，魂兮歸來。

第四場

字幕：西元十八世紀／清代
北京·三希堂

○ S：(歌隊吟) 山陰張侯，魂兮歸來。
(張容這個不曾安定的靈魂，反覆念誦著。)

張 容：(唸)「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

(唱) 殷勤之意託墨翰，
書成急遣快馬傳，
本色只許知己看，
絃外之音終瞭然。
第一聲、山陰張侯將我喚，
時不我予、何不偕老在江南？
第二聲、山陰張侯他再喚，
哀聲悼我、魂斷沙場去不還。

(張容四處尋帖，不知不覺往三希堂方向找去。)

(另一邊，乾隆在文武大臣簇擁下，意氣風發上。)

○ S：(眾朝臣)吾皇萬歲萬萬歲！

○ S：(乾隆)哈哈！

乾隆：(唱)為保祖業、江山一統，
不辭御駕、北討南征。

武臣們：(唱)近悅遠來、八方朝貢，

乾隆：(唱)盛世天子、氣度豪雄。

乾隆：(唱)博覽群書、才思天縱，
胸藏丘壑、腹擁蒼穹，

文臣們：(唱)皇上御筆、已入化境，

乾隆：(唱)風流古雅、意態雍容。

(眾臣們退下。)

(張容來到三希堂)

張容：(讀匾上字)三希堂？

(乾隆來到三希堂側室，內侍下。)

乾隆：(唱)帝王家、逞風雅、愛賞奇珍，
天下至寶、盡歸紫禁城。

三希堂內宜覽勝，

乾隆：每年瑞雪初下，朕便會想起這天下無雙、古今鮮對的…。

(兩宮女舉起〈快雪時晴帖〉，供乾隆品賞。)

(張容觀帖，也旁觀乾隆。)

乾隆：(讀帖)「羲之頓首，快雪時晴」。

張容：(驚喜)哎呀，是〈快雪時晴帖〉！羲之，逸少！

乾隆：(同白)朕會獨寵三希堂，必定是——

張容：(同白)我能與此帖重逢，必定是——

容、乾：(同唱)羲之引領在冥冥中。

(乾隆從容優雅地品賞；張容回想沿路所見所聞，感慨萬千。)

張容：(唱)眾裡尋你千百度，

不想隔世得重逢。

那一夜、初雪乍落、同入夢，

身後事、百轉千迴、不在我意料中。

(張容急急撲向此帖，想要拿回，卻忘記自己只是一縷幽魂，什麼也抓不到。)

乾隆：(讀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

張容：(察覺異樣)信封上的山陰張侯，怎麼移位到帖中來了？

(唱)莫非水墨有靈換乾坤，
收信之人入內封？

乾隆：羲之呀羲之，唐太宗一句盡善盡美，為你贏得書聖美名，萬古流傳，足可見一

(接唱)帝王品題、萬世崇敬，
嗯，聖而神之、聖而神之，朕就在帖上題個「神」字。

張容：不不不，哎呀！

(乾隆寫妥「神」字。)

乾隆：(接唱)依稀見羲之他、迴身揚袂、叩謝隆恩。

張容：逸少墨寶被你損而毀之，還謝的什麼恩？

乾隆：妳們退下吧！(兩宮女下)朕要獨自會會王羲之。書聖用筆，存乎一心，妙哉啊妙哉！羲之，願你有靈，看這帖上有多少題字印鈐，便可知古來多少帝王將相、文人雅士賞愛你這鐵劃銀鉤，將你賞之、藏之、護之、摹之。想世間多少烽火流離，此帖能流傳至今，多虧了他們——多虧了朕。

(乾隆臨摹寫字，沉浸於摹帖賞帖，一派怡然自得。)

(張容根據乾隆所為，思前想後，終於領悟這是怎麼一回事。)

張容：哦、哦，我明白了，原來這就是摹本，摹帖之人，捨不下逸少的一點一撇一捺，故將「山陰張侯」四字摹寫在一處了！

乾隆：今日朕能與你隔代對談、同遊翰墨，豈不勝似曲水流觴、把酒吟詩。

(張容再一思量，終於釋懷。)

張容：(唱)一紙素絹怎經喪亂？

薄如人命、輕似飛煙。

若非有此摹本傳，

怎能夠留得個、似假還真在人間？

方信道、人生無常多缺憾，

世事豈能永周全？

添筆印鈐何妨礙？

重重情意蘊其間。

一路行來心暗轉——

乾隆：羲之呀，朕雖滿人、來自關外——

張容：呀，他是個胡族之人！？

乾隆：但朕自幼受儒教漢學濡染甚深，歷代帝王中，有誰能像朕這般厚愛於你，不僅為王氏墨寶闢了這三希堂，還將〈快雪時晴帖〉奉為三希之首呢？

張容：天意實實難測呀，當年北方土族為避胡亂而南遷，逸少寄情筆墨，本是為了託負無根可著之苦，而他的墨寶，千年後竟被胡族帝王視為至寶！

乾隆：（唱）人間大美只許君王看、同遊翰墨共戴一天。（請李老師編成一個長句）

張容：（唱）好一個、天機渾然參不透，
易反易覆、豈只是水墨宛轉？

（內侍上。）

內侍：啟奏皇上，奴才有好詩進獻！

乾隆：怎麼，又搜得什麼稀世珍品？朕就不信，還有什麼能超強過王羲之！

內侍：這乃是本朝徐姓書生所作，皇上龍目御覽便知。

（乾隆擲筆起身，覽閱內侍呈上的詩句。）

乾隆：「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啊？「清」？我大清……言下之意，是諷刺我大清滿人野蠻無文，無以議論詩書！

張容：捕風捉影！

乾隆：這一首呢，「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此「壺」分明影射「胡」也一

張容：啊！

乾隆：分明心念舊朝，還輕蔑地稱我族為胡兒，不願歸順大清之心昭然若揭，狂妄文士，以筆墨為口舌，作叛逆之詞，實實可惱呀！

（唱）非我族類其心異，
燎原之火蓄勢發，
天子之怒、要叫你、既驚且怕，
朕不惜、望文生義、開殺伐。

張容：你怎樣做？

乾隆：哼！朕要下旨，將徐氏家族死者剖棺戮屍、生者抄家滅門，以殺一儆百。

（乾隆坐下來，若無其事地繼續臨帖寫字。）

張容：哎呀！

（唱）還以為、他悠遊筆墨、天地大，

卻原來、字裡行間、將文網撒，
冠冕堂皇、俱是空話，
文武藝、何苦酬報、帝王家。

乾隆：羲之呀，朕的文治武功，已為大清王朝奠下千秋萬世的基業，
你的快雪時晴帖收入三希堂，從今而後高枕無憂，不會再流離
失所了！

張容：不再流離失所？

（乾隆背對著張容和觀眾如宣示般地誇口，在此同時，音樂已溶接
至以下的場面。）

（海濤聲夾雜著炮聲，隱約可聞。）

※□ 以下 9 行保留□ 不一定會出現在台上

（舞台上另一區，出現身穿西裝、戴墨鏡的宣統帝攜太監，倉皇步
出紫禁城。）

（宣統回頭再看紫禁城一眼。）

太監：皇上，甬看了，這紫禁城不再是大清的了。

宣統：哦，不再是朕的了呀…

（宣統掩面哭。）

太監：走吧！

（乾隆、宣統、太監暗下。）

（音樂作戲，轉出當代情境。）

第五場

字幕：西元二十一世紀／民國

台北·故宮

（轉場時，場中呈現故宮展示櫃，「快雪時晴帖」安放在恆溫
恆濕的展示櫃中。大地之母上，張容隨其後。）

大地之母：（唱）無情歲月輕流轉，
有情風信萬里傳；
青山暫閉滄桑眼，

不教流水意翩躚。

(大地之母翩然下，張容撫櫃流連。)

張容：(唱) 金櫃琉璃藏墨卷，
竟似寶像凝莊嚴。
猶記得、金殿直言阻兵遣，
埋怨你、不念舊情、大義凜然；
終明白、尋求安逸、苦心一片，
卻無奈、橫死疆場、魂夢無依、
該如何託寄那萬語千言？

(一女二男青年上，甲女喊叫快雪時晴帖，此時字跡環繞在觀眾席間。)

甲女：你們看，這就是台北故宮的鎮館之寶快雪時晴帖。

甲女：聽說，這是王羲之寫給他好朋友的一封信。

乙男：是信哦，現在用電腦用慣了，連字要怎麼寫都快忘了，毛筆字！
真是古董！

甲女：攝氏 21 度、溼度 50，毛筆字放在恆溫防潮櫃裡！（難掩激動）
超感動耶。

丙男：(歪著頭看) ㄟ，王羲之這封信真短，字又看不懂幾個，像不像我們用火星文打暗號？

乙男：說不定，王羲之跟他的朋友(看字讀)「山陰張侯」，在說什麼別人看不出來的祕密呢。

(青年們為自己無厘頭的想法笑了起來，張容也諒解地笑了。)

(青年們往他處移動，下。)

張容：他們，異想天開！

(吟唱) 難得他、窺見機鋒、話中話，
不怪他、年少兒，未識風雅。

(姜成章與老妻上。)

老妻：老頭子，我們逛很久了，坐一下吧。

姜成章：也好。(相互扶坐下) 故宮真大，我們都老啦，體力不濟了。

老妻：大陸那邊的親戚打電話來，問我們什麼時候還回去？

姜成章：(淡然) 再看看吧。這十多年來，你陪我回那邊探了好幾次親，
也祭過祖了，娘的墳也修好了，心裡的牽掛總算放下了。

老妻：(有弦外之音) 是放下了，每次你回老家—

姜成章：老家？

老妻：大陸老家啊。

姜成章：一回老家就想我們自己的家，沒法子呀——

老妻：我知道你又要說，（模仿口吻調侃）沒法子，不睡家裡那個枕頭，就睡不沉啊，現在倒是這個枕頭最讓您牽腸掛肚了。

姜成章：：呵呵！沒法子呀

歌隊 OS（唱）人生天地間，
一粒飄盪的塵埃。
如今家鄉依舊在，
青春灰飛煙滅、喚不回來！
有情之地傳血脈，
一生在此重剪裁。
死心塌地把根栽——
同悲同喜、奔赴共同的未來。

（姜成章夫妻起身，來到快雪時晴帖前，佇立賞帖。）

老妻：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呢。

姜成章：嗯，好字、好字，好自在的筆劃啊！我常想，我這喪亂的一輩子，糊里糊塗、慘慘淒淒，是白活啦！（老妻握住姜成章的手，讓他感到些許安慰）還不如王羲之的一筆畫有意義呢。

老妻：說什麼傻話，王羲之若沒有活過他那喪亂的一輩子，能有這麼自在的筆畫嗎？

姜成章：說得也是。（破涕為笑）哪兒疼咱，哪兒就是咱的家啊！

（音樂作戲：張容激動不能自己，他伸手去摸帖，帖上的字飛揚全場，與張侯共舞。）

張 容：（唱）他一語道破喪亂痛，
溫柔寬厚解迷津，
棲身之地情意重，
何須風塵僕僕望歸程？

（場面出現紅芸手拿蘆荻在沙地上畫圈圈。）

紅 芸：（唱）蘆荻輕畫訴心願，
一圈兩圈意萬千。
單圈直把雙圈串，
同心圈兒盼團圓。

(繼續樂聲中，高曼青出現，蹲在火爐邊燒信。)

高曼青：早也盼團圓，晚也盼團圓，卻盼來了一張陣亡令。本當隨你而去，想到臨別時你的叮嚀，撫養天恩，為趙家留下血脈。親手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給你，只想告訴你，為了你，我們會好好活下去、活下去……

(唱) 裊裊的煙塵是我深深的眷戀，
伴隨字字血淚飛到你身邊；
搖曳的火焰迷惑我雙眼，
你的幻影深印我心間。

O S：(歌隊唱) 多少流離多少難，
一片痴心可問天。
明月流雲常聚散，
世世代代有薪傳。

(場上出現王伍思在續寫家譜。)

王伍思：(唱) 世代薪傳有譜贊，
王家立足在江南。
會稽佳景堪避亂，
山陰道上好辭官。
一束馨香把祖奠，
續修家譜傳香煙。

張容：(唱) 傳香煙，不忍斷，
山陰張容、強忍悲淚、步履蹣跚。
迤邐行來盡觀覽，
方知曉，各人心中一畝田。
各人心中一畝田。

(音樂聲起，舞者代表故宮中的字魂畫魂上場，圍繞展示櫃跳一段精靈之舞。)

張容：(回看〈快雪時晴帖〉，伸手觸摸) 逸少啊！

(唱) 你書聖之名傳千載，
我傳家之寶幸無災；

歷盡人間千百態，
筆鋒藏情何須猜？
方寸之地駐風采，
從此不再惹塵埃。

（音樂聲起，大地之母引歌隊飾演之人群上。）

張容（白）：快雪時晴帖啊，此地有人與你聲息相通，你何妨就在這
有光亮的方寸之地，歇下來吧。

大地之母：（唱）飄飄何所似？
或沈重，或輕盈，
飛入大化中，
形骸落盡見從容。

O S：（歌隊唱）縱然弱水有三千，
只得一瓢飲，

大地之母：（唱） 酣飲淺酌且自品，
沈吟，沈吟，
看千帆過盡，
水月何曾有虧盈？

全體合唱： 飽經憂患不須恨，
揮灑眼前雪轉晴；
千載之下有餘韻，
留予世人說墨痕。

（燈光最後集中在張容和〈快雪時晴帖〉上）

—劇終—